

Patricia Hagan

[美]帕特丽夏·哈根/著
潘光军/译

爱情与荣誉

被美国《纽约时报》评为著作销售最好的作家之一
先后出版了20多部作品，发行量达1600万册

3352

外文出版社

LOVE AND GLORY

爱情与荣誉

Patricia Hagan

[美]帕特丽夏·哈根/著
潘光军/译

47.6352
HG

外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与荣誉/(美)哈根(Hagan, P.)著;潘光军译. —北京:外文出版社, 2000.1

ISBN 7-119-02537-6

I. 爱… II. ①哈… ②潘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583 号

外文出版社网址:
<http://www.flp.com.cn>
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:
info@flp.com.cn
sales@flp.com.cn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1-1999-3770

LOVE AND GLORY is an original publication of Avon Books, a division of the Hearst Corporation

Copyright © 1982 by Patricia Hag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0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.

书 名	爱情与荣誉	
作 者	帕特丽莎·哈根	
译 者	潘光军	
责任编辑	曾惠杰	
封面设计	康笑宇	
出版发行	外文出版社	
社 址	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	邮政编码 100037
电 话	(010)68320579(总编室)	
	(010)68326644-2529(中文部)	
印 刷	北京飞达印刷厂	
经 销	新华书店/外文书店	
开 本	大 32 开(203×140 毫米)	字 数 280 千字
印 数	00001-10000 册	印 张 11.5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
装 别	平	
书 号	ISBN 7-119-02537-6/I·623	
定 价	18.00 元	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毒毒的太阳无遮掩地照在他裸露的后背上，结实而健美的肌肉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油光发亮。他身材魁梧，高大健壮，粗布工作裤紧勒出他粗壮有力的大腿。骡子拉着铧犁，在干枯焦黄的田地里拖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前行，烦躁不安的昆虫在他和骡子周围飞来飞去。天空中没有一丝微风，大地仿佛笼罩在蒸笼里。

天哪，太闷热了。泰威斯·科特感到肌肤仿佛被灼伤了一般。泰威斯是法国克里奥耳人的后裔，皮肤天生黝黑，在太阳的烤晒下，皮肤竟变得和黑皮革的颜色差不多了。汗水顺着额头流进他的眼睛，刺痛了他。他用手揩去满脸的汗珠，他的双手被粗糙的木制犁柄磨出了水泡。每年春天，当他开始耕地时，总免不了双手起泡，但不久就会渐渐退去，长出老茧。

突然，铧犁正从一土丘犁过，顷刻间，成群的黄蜂密密麻麻地飞出蜂窝。泰威斯意识到他犁到了一个地下蜂巢，被激怒的黄蜂向他包抄而来。他旋即扔掉缰绳，让骡子快点跑开。惊慌中，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他不停地挥舞着双臂，抵抗来袭的黄蜂。这时，他感到后背被黄蜂叮了，一阵刺痛。他迅速地横穿田野，向森林处跑去。

跑到一棵大橡树下，看到密匝匝的树叶时，他才感到一丝安全。被黄蜂叮咬的后背隐隐作痛起来，真庆幸！只被叮了一下。

斜靠在橡树巨大的树干上，泰威斯紧闭双眼，大口喘着气。上帝啊，他痛恨这里，他痛恨过去的两年在这里所做的一切。

两年，他摇了摇头，擦拭脸上的汗水。真的只才两年吗？上

帝啊，两年时间仿佛比 20 年还长。这里除了单调乏味的农活外，还能让他记起什么？

如果这就是这里的一切，如果这就是生活的全部，那么，为什么不死在那该死的战争中？他痛苦地想。

他参加过歇底斯堡、昂惕他摩、巴尔等战役，他是整个联邦骑兵中最优秀的军官和骑手。当人们谈及泰威斯·科特——科特骑兵团的领袖时，对手们都闻风丧胆，联邦部队官兵则敬佩有加。

往事如烟……

痛苦与自责折磨着他。他就这样在哥德斯堡的田园里度过余生？当自己老态龙钟时，向子孙们讲述过去的战争故事。每个故事都被渲染上神秘的辉煌？像有些人那样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，还穿着破旧褪色的南部联邦军服？

打过仗的老兵，他们在战场上幸免遇难，战功显赫，荣誉满身，但是，不少人也不愿提起过去的痛苦。上帝才知道，在那如地狱般的战争年代，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。

他难道已变得像那些人一样？坐在树荫下，远眺空旷原野，诅咒自己的生活？浪费自己未来岁月去追忆往昔的辉煌？

他举目仰望苍天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他要寻找的答案，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生活？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悉心照料这块土地，种植烟草，食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秋天有好的收获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钱度过漫长的冬季，才能饲养牲畜。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？泰威斯责问苍天。

祈求！他轻蔑地鼓息着鼻子，他从不祈求。当事物的发展不能如其所愿时，他只想诅咒。只有农夫才祈祷五谷丰登，泰威斯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，也永远不会认为自己是农民。

他的目光掠过广阔的田野，看到那个他用双手在废墟上建起的小木屋。战争岁月，原有的住宅都被烧毁了。因为韦恩区南方军未能带走年迈的约翰·赖特充军，一怒之下，他们把所有的屋

子都烧了。

现在这里只有两间房子，太少了。但泰威斯还是为自己能在这废墟上建起家园而感到自豪。他独立地完成土建工作，把橡树锯成板条，磨光表面，装饰内墙。这艰辛的工作是值得的，仔细看小木屋的内墙，银黄橡木的自然色泽使屋内熠熠生辉。

他也用同样的板条铺了地面，避免凯蒂和小约翰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而摔倒。

两个房间各有专用：一个房间是卧房，一个房间是厨房、起居室。屋后小小的走廊被牵牛花掩映着，他们常在那里休憩，看日出日落……或并肩携手，或促膝交谈，梦想未来的生活中永远拥有彼此。

这就是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，但他想等到他们有钱时，他会让生活越变越好。因为凯蒂和约翰有权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他咧嘴一笑，想到约翰这长相酷似自己的男孩，泰威斯有时不免想起三岁时候的自己。但是约翰并不完全遗传了他的性格，其中有凯蒂的品性，但他似乎没有遗传他父母可怕的怪脾气。他是一个神情安详的孩子，与他年龄相比显得早熟。他习惯在厨房的角落里玩耍，自娱自乐。在哥德斯堡小镇与小约翰一般大的小孩没几个，加上邻里还没原谅约翰·赖特给他们招致的灾难，所以小约翰只得远离邻居及他们的憎恶的眼光。

当他想到凯蒂时，脸部表情显得轻松柔和。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一想到她，他的内心遽然升起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。当他拥抱她时，她那充满激情的胴体是那么美妙，是那么的让人渴求。

凯蒂，他的女人，他的妻子，他儿子的母亲。

他们曾一起泅渡战争的炼狱，切肤之痛的人生磨难使他们不愿谈及已过的悲欢离合，也不愿谈及过去的悲凉与痛楚。但现在，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。

兰特·刺特，凯蒂第一个丈夫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、流氓。他捆绑凯蒂的父亲并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。后来，泰威斯杀死了兰特，替凯蒂除掉了这个无赖。

性情刚烈的凯蒂没有离开她父辈钟爱的土地，而是昂起头、勇敢地面对生活，并决意生活在这里，决意在她父辈遗留的土地上繁衍生息。

考瑞·迈克。另一个记忆又刺痛了泰威斯。

当泰威斯追随谢尔曼将军转战南北时，他不知道他扔下了怀有他孩子的凯蒂，也不知道迈克截留他给凯蒂的信件，迈克这么做是想让凯蒂成为他的妻子。

当他回到哥德斯堡，泰威斯竟然相信凯蒂为避免失去她珍爱的这片土地，而嫁给了有钱有势的投机商迈克。他竟然相信凯蒂为迈克生下一个儿子。他哪知道那个小孩是自己的亲身骨肉。

后来，泰威斯作为一名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和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沙姆·巴奇被授命清除发战争财的迈克和约马·旦通。后来，泰威斯发现旦通不仅是一个流氓恶棍，还是当地三K党的领袖。

旦通和迈克的旧怨世仇终于爆发了，就在旦通杀死了迈克的那个晚上，泰威斯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凯蒂儿子的生身父亲。他带着他的儿子跑到他深爱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长鞭湖。后来，凯蒂在那里找到她的儿子，并要求带走他。当他们母子穿过沼泽地时，泰威斯紧追其后。有一天，泰威斯不幸陷入流沙区，是凯蒂救了他的命。

于是，他们一起回到北卡罗来纳州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。

事情似乎就这么简单，从此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，有了自己的爱。

现在为了凯蒂，他要在他父亲的土地上，也是她的土地上劳作不息，即使受邻里的憎恨也得在这里生活。因为这种生活是凯蒂想要的。

但这一切该入地狱！这种生活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内心自言：上帝知道，他曾试图适应这种生活，非常努力地去适应，但他不是一个农民，从来就不是。不论他多么爱凯蒂和小约翰，不论他多想让他们幸福，但他知道在未来的生活中他只有痛苦。他尝试这种生活已经两年了，但现在他认为自己一天也忍受不了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起身抖落裤腿上的尘土。他真的再不能忍受了。可是他又不得不忍受煎熬。他绝不能让凯蒂和约翰知道他的感觉。如果她知道他的痛苦，凯蒂会如何反应？她会愿意放弃这一切吗？她会告诉他，去走他想走的路，但甭想拥有她，也甭想拥有他们的儿子吗？

他从树荫中走出，眯起眼看着明媚的阳光。他抬头向山顶看去，在西边田野的核桃树下，凯蒂站在她父亲的坟墓旁，一束白色的小花端放在坟前木制的十字架边。虽然他没看清是什么花，但他猜测都是小茛苢。因为这片森林都被这种白色的野花点缀着，远远望去仿佛是从天庭中浮落的朵朵白云。

她转身拾起身边藤篮，看到泰威斯正站在那里看着她，便向他招手致意。凯蒂挥舞双臂，紧身围腰勾勒出她丰腴的胸脯。泰威斯的心急速跳动着，他想，上帝呀，您竟创造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。

凯蒂小心地穿过刚翻耕过的田野，发现骡子懒散地站在田野尽头，她便不安地叫喊道：“泰威斯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她边喊边加快步伐，跌跌撞撞地跑过田地。

“泰威斯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？出什么事了？”当看到丈夫背上一条血红的痕迹，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，不顾一切地向他奔来。泰威斯张开双臂抱住她，以防她在匆忙中摔倒。

“什么东西咬伤了你？”

“铧犁犁到了一个黄蜂巢，”他心不焉地说着，并从她手中接过篮子放下，一把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让她紧紧地贴着他。他

们长时间地亲吻在一起。

凯蒂先挣脱出来，嫣然一笑，“每时每刻……”她的话还没讲完，脸绯红起来，这深深的亲吻唤起了她强烈的欲望。

凯蒂拾起篮子，向泰威斯刚刚离开的树荫走去。“我给你带来了午餐，约翰已睡着了。今天早晨，他真是一个捣蛋鬼，我真的不能让他安静下来。我给你带来了油炸鸡块，还有甜土豆蛋糕和一些柠檬水。”

“我不想吃任何东西，我只想吃你，凯蒂。”

凯蒂把头歪向一边，莞尔一笑，淡紫色的眼睛秋波般闪闪发亮。“泰威斯·科特！你告诉我，你想做爱，现在？在这里？”

“我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。”他沙哑着喉咙低声说。

他牵着她的手，带着她向森林深处跑去，直到他们找到想要的地方才停下。他解开她的衣裙，她那洁白的乳房从松开的上襟处弹出，他如获珍宝似地爱抚着，亲吻着……

“泰威斯，就让它永远这样，好吗？”凯蒂做梦般地说，“每次都是那么令人痴迷心狂，是吗？”

他再一次亲吻她，他喜欢舌头在彼此口腔里交融的感觉。凯蒂的情欲被泰威斯点燃了。在他温柔而猛烈的进攻下，她幸福地扭动着，陶醉于这销魂时刻。剧烈起伏和拼命的冲刺，如万马脱缰，如大江决堤，一泻千里，泰威斯大声呻吟着，这一刹那间，他仿佛感到自己的一切都被凯蒂吸走了。

事后，他安静地躺在凯蒂的身边，轻轻地抚摸她光洁的面颊。喃喃地说：“唉，我的公主，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总是那么美好。”

她把头深深地依偎在他怀里，他把她紧紧地搂着。“你是我的，”他轻声耳语，“如果谁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，我会杀了他。你永远是我的。”

“泰威斯，你弄痛我了！”

当她痛得叫出声来，泰威斯才意识到自己把她抱得太紧了。他

松开她，笑着说：“我想我刚才失去理智了。”

她用手指按住他的嘴唇，轻吻道：“泰威斯，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总是那么甜美，我喜欢被你强烈地占有，自己像着了魔一样。”

“你，”他咧嘴一笑，“我拥有你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不要忘了这一点。”

她起身穿上衣服，“既然我们已经满足了一个饥渴，现在是满足另一个饥渴的时候了。你去小河里洗个澡，我去给你拿午餐。”

等他洗完澡回来，铺在地面上的桌布上已摆放着饭菜，他坐下来，拿起一个鸡腿吃起来。

凯蒂若有所思地看着泰威斯，犹豫不决地说：“泰威斯，今天早晨你犁得不多。等你吃完饭后，让我来帮你，好吗？我来犁，你来种。”

“不，该死的！”他吐掉鸡骨，怒视着她。

面对泰威斯突发的凶相，凯蒂眼睛一阵发酸。如果说有什么让凯蒂害怕的，那就是泰威斯的暴躁脾气，但他从不伤害她。只要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像闪电一样冒着怒火，那么肯定有事困扰着他。她低下头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和恐惧。泰威斯立刻为此而后悔，他抓住凯蒂的手抚摸着，然后托起她的下巴，让她看着他，“对不起，宝贝，你在田地里干活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？当我看你在田间辛苦地劳作，我心里会不安的，我不想有这种感觉。如果我看你像一个普通的农夫那样跟在铧犁后耕地，我得钻地底下。”

“我不介意辛苦的劳作。”

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作为我的妻子——你永远是我的妻子，我不会让你在田野里劳作的。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，好吗？”

凯蒂猛地甩开头，下巴抬得老高，倔强地说：“这里其他的女人都在田地里干活。有人说我从不下田干活，是因为我自认为自己长得漂亮。他们说盛气凌人，故作姿态，好像自己嫁给了韦

恩区最富有的男人一样。”

泰威斯灰色的眼睛再次冒火了，他快要气炸了，咆哮着说：“考瑞·迈克不是韦恩区最富有的男人吗？凯蒂，他能偷取他想要的一切，而我不能。我从不认为你盛气凌人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介意那些无聊村民对我们的闲言碎语呢？我说就这样，你应该按我说的去做。”

“你不是我的老板！”她叫嚷道，但是她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是无用的。“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晚种晚播，我们就会晚收割，也许庄稼会歉收。”她说着急闭双唇，抬腿要走，“我回家了。”

“你不能去任何地方。”他起身抓住凯蒂的手腕，猛地一拉让她坐回原地，“吃你的午餐，别坐在这撅嘴生气。”

她就地坐下，衣裙皱皱地压在身下，她挑战似地抬起下巴，一句话不说。

泰威斯端着饭菜问她是否想吃，凯蒂摇头拒绝，泰威斯笑了。“随你的便吧，我现在才明白约翰为什么那么倔强。我发誓，我没见过一个女人……”

他的声音突然被渐近的马蹄声打断。有人正穿过田野而来。泰威斯旋即起身，迅速地从长统靴里抽出军刀。两年来，他一直随身携带着它，以防有人侵扰。

他眯起双眼从丛林的隙缝向远处望去。突然他欣喜若狂起来，急速地扔掉军刀，挥舞着手臂叫嚷着：“沙姆，我在这边。”

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当沙姆·巴奇快速穿过丛林，勒住缰绳，翻身下马时，泰威斯问道。沙姆吻过凯蒂后，与泰威斯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“我怎么每次见你们总是在丛林里？”沙姆笑着说，棕色的眼睛流露出慈爱的目光。“战争期间，每次我出去蹓跹，你俩总躲在一处亲亲热热。”

“沙姆，这不是真的，”凯蒂急忙说，“上次你来，我们就在屋

内吃饭。”

“我知道，孩子，我知道，”沙姆点点头，笑着说，“我不过是开个玩笑，亲爱的，我喜欢看你粉红色的面颊变得绯红。”

凯蒂莞尔一笑，她有些羞赧。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，沙姆几乎都知道。他和泰威斯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，他们三人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挚友。在兰特枪杀凯蒂的父亲，泰威斯杀掉兰特时，沙姆就已住在这里了。他曾帮助凯蒂挖建她父亲约翰·赖特的坟墓，当凯蒂的父亲安息时，他曾默默为之祷告。

凯蒂仔细端详着沙姆，除了他棕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依稀有些发白外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他浓浓眉毛下掩映着一双温和忧郁的眼睛。人到中年，沙姆微微发胖，凯蒂也经常以此来戏弄他，不过他并不介意，这就是沙姆。

“孩子怎么样？”沙姆捋着胡须问凯蒂。

“睡着了。我不明白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那么好动。恐怕他会像他父亲那样。”她向泰威斯瞥一眼，故意说。

“你俩都很固执，孩子。”沙姆笑着说，“不过我把你俩看成是我最真诚的朋友。小约翰是一个可爱的孩子。”

“你们在谈论固执，”泰威斯沾沾自喜地笑笑，他故意气凯蒂。“坐下来，我们一道吃午餐，凯蒂准备的够我俩吃的了。她赌气不想吃。现在的日子多艰难，粮食多珍贵，可不能浪费了。”

沙姆坐下来，咂咂嘴，“可不要对凯蒂的烹饪技术说三道四。”他瞥了凯蒂一眼，接着低声问，“亲爱的，为什么要撅嘴生气呀？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可以和我一起走。”

“凯蒂认为她能男人的工作。”泰威斯急促地说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她总是在做男人的工作，”沙姆奇怪地抬起眉头，“战争期间，在战地医院的帐篷里，她就干着那些令年轻男子都眩晕的工作。”

“这不一样，那是战争年代。现在，她认为她能扶犁耕地。我

的妻子不能在田里干这种活。”

凯蒂摊开双手作出辩解的动作。“沙姆，你说一个妻子想帮助自己的丈夫，有错吗？有多少农民的妻子不在田地里劳动？”

“她总在午夜骑马跑出去为别人接生孩子，这太糟糕了。”泰威斯继续说着，不让沙姆有机会打断他。“但她又不想把孩子单独留给我，不想到哥德斯堡医院去工作，我真感到奇怪。”

“泰威斯，这不公平！”凯蒂愤怒地眨眨眼睛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沙姆拍了拍凯蒂的肩膀，意识到凯蒂已变得非常不安了。“好了，宝贝，不要烦恼。你太漂亮了，不能在阳光下曝晒。此外，我都清楚，你丈夫一旦决定的事，那是无需争论的。”

凯蒂看看泰威斯，他的目光流露出钢铁般的冷峻。沙姆是对的，泰威斯和她一样都是性情刚毅如铁。作为男人，他总能赢。但有些事，凯蒂无法接受，即使她狂热地爱着他。

“如果我允许，她会主动为这里的人们治病。”泰威斯再次转向沙姆说，“但他们恨她。”

“他们不全恨我，”她反驳道。“这里有好人，像马提·格拉斯以及她的孩子们。”

“但是你不是医生，你是我的妻子。”

沙姆突然打断泰威斯，“凯蒂擅长为人治病，泰威斯。”

“沙姆，你来这里带来什么消息？”泰威斯突然问，声调变得柔和地说，“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小镇上一切都很安静，”沙姆淡淡地说：“也许太安静了，我真感到憋闷。”

凯蒂在沙姆容光焕发的脸上，寻找他此次来访的真正的原因。“成为一个行政执行官你还喜欢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我想是的。当泰威斯离开路易斯安那州来这里生活时，我就不想呆在那里了。他是我最为亲密的兄弟。也许该说是最为

亲密的儿子，你知道，我比他年长得多。”

他顿了顿，并给自己倒上一杯柠檬汁。“但是你不能束缚自己，因为你得与人交往。男人必须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。现在我接受了一份较好的工作，虽然这份工作要我离开这里——离开这个州，但我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”

“你要离开？”泰威斯叫嚷道，“在这里除了凯蒂和小约翰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”

“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呢，真的。”沙姆平和地说，“如果决定了，我将去海地和圣多明各为政府做事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泰威斯听沙姆说着，眼睛瞪得老大。“海地和圣多明各？为什么？”

“唉，你已跟不上形势了，”沙姆嘲弄地说，“你呆在农庄的时间太长了，泰威斯。”

沙姆解释说美国内战引起了海军军官们的警觉，他们提出，美国需要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建立军事基地。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本人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建议。泰威斯听着，眼睛闪烁着光芒，这一切凯蒂都看在眼里。

“关于这个问题，上个月在参议院有过激烈的争论，”沙姆解释说。西沃德说服了约翰逊总统让他建议国会，把美国与圣多明各和海地合并，但国会拒绝了这一提议。“现在格兰特已当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，他再次提出这一焦点问题，并责令有关方面调查。他将派一个执行委员会去那里工作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将去那里？”泰威斯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。

沙姆露齿一笑，不无自豪。“是谢尔曼将军举荐我的。你知道，格兰特总统已任命谢尔曼将军为陆军总司令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为你自豪。我对谢尔曼将军最为尊敬。”

凯蒂皱起鼻子。“那个杀人狂！我一想起他所做的一切……”

泰威斯握着凯蒂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那是必要的，凯蒂，”她

知道泰威斯已不再生她的气了。“谢尔曼将军是一个好人。”

“是的，谢尔曼将军也为你的未来考虑了很多。”沙姆对泰威斯说。然后紧张地瞥一眼凯蒂，看到凯蒂茫然若失的表情，连忙转话题说：“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况。多米尼加共和国有两个领导人，一个叫派德·圣克拉，另一个叫毕魏托·伯丝。他们轮流执政。圣克拉是西班牙人，你可能听说过，我们在那里作战时，他曾自封为王。”

泰威斯点点头，凯蒂看着泰威斯聚精会神的神情，真是心痛。沙姆说的每件事都让他那么着迷，他的眼睛都亮了。她知道他正在想，那该是一次多么惊心动魄的冒险。

“那里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，最后，圣克拉的军队撤退了。”沙姆接着说。“伯丝带着一份计划前来我国，想讲和。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格兰特总统很喜欢那块土地，这也是他决定派一个执行委员会去那里的原因。”

最后，他摊开手说：“谢尔曼将军推荐我，我被要求前往，就这些。”

泰威斯沉默片刻，看着眼前的田野，很平静地问：“你去多久，沙姆？”

“大约六个月，但说不准。下周一政府的执行官来这里。我将前去华盛顿了解具体情况，我想执行委员会将在一个月内离开。”他们彼此凝视着，各自的脸上流露出不同的表情。沙姆耸耸肩，显得一切都无所谓，“咳，去那里，也许我是个疯子，一个老傻瓜。据说在那地域有一种荒诞不经的东西，他们叫它伏都教。据说伏都教的巫医能使死人起死回生，去那个神秘的地方，真是太危险了，也许我真的不该去。”

“对这种冒险活动，你会着迷的，沙姆。”泰威斯愤怒地看着眼前的田野，他的思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。“当你凯旋归来时，你会在当局政府另有高就，为什么不离开这里，你又没有家庭的

拖累。”

沙姆感到还是换一个话题好，于是他转向凯蒂。“那个小家伙在哪里？在睡午觉？我去看看他是否睡了。在我返回小镇前，我想看看他。”

“在这吃晚饭吧，”泰威斯语气平缓但略显悲凉。“我们已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”

沙姆摇摇头。“谢谢你们，但是我确实要回镇上。在新的执行官来接替我之前，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我不想让人家说我把工作弄得一团糟。”

“那好，但在你走之前，一定要来看我们。”泰威斯依然忧虑忡忡地望着远方，然后恍恍惚惚向前走去。凯蒂伸手抓住沙姆的胳膊示意有话要和他谈。

“他想和你一道去，”她轻声耳语。“你知道，你所说的一切仿佛撕裂了他的心，沙姆。他爱我，他爱小约翰，可是他恨这里的生活。”

“他从不和我提及这种事。”沙姆心神不宁地回答。他不想卷入他们夫妻的生活，因为有时他也力不从心。“如果他不与你和孩子在一起，他同样很痛苦。这一点你很清楚。”

凯蒂原地没动，看着泰威斯只顾向远处骡子走去，他那弯腰驼背的背影像一个老人。“你知道，他总把痛苦深藏心底。他从不诉说他的痛苦，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。但是我心如明镜，沙姆，你也一样清楚。”

沙姆紧紧地盯着凯蒂，想知道这话的意思。“是的，我想我是清楚的。但是他现在正努力尝试着，孩子，你不能说他未曾努力尝试适应这种生活。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虽然我知道他本性爱冒险，爱漂泊。但与你在一起是他真心的选择。”

泪水溢出凯蒂的眼睛。“我知道这一切。我一直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。一直默默地祈祷他能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但是事情没有改

变，永远也不会改变。眼下春耕，他却显得漫不经心，因为他真的不关心这一切，即使他强作欢颜，那与杀了他有什么两样，沙姆。”说着说着凯蒂哭出声来，“看着他痛苦，我真的受不了。”

凯蒂伤心地抽泣起来，沙姆抱住她，“他不会离开你，”他粗哑着嗓音说。“你知道，你不要为这些担忧，他爱你，凯蒂。”

凯蒂突然抬起头，从沙姆的怀中离开，用力地擦干泪水，她恨她自己怎么这么脆弱，竟然哭出声来。“我知道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就因为我太爱他了，才不想看他为此痛苦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她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急速地吐出。“我想让他和你一起走，沙姆，去海地。”

沙姆诧异地盯着凯蒂。“你可不能这样想，姑娘。”

她再次抬起她的下巴，沙姆同泰威斯一样熟悉凯蒂的这个习惯动作。“是的，我就是这样想的，反正，这一次远征时间不长，你说六个月左右。我想，让他走，他会好些。等他回来后，谢尔曼将军也许会给他安排一个工作，一个他喜欢的工作。我和儿子在这里等着他。许多男人离开家园最后还是回到他们心爱的女人身边。如果这种选择能让我丈夫高兴，我愿意。”

沙姆把凯蒂纤细的双手放在自己粗糙的手中，紧紧地握着。“听我说，我真后悔告诉他我的计划，因为我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我知道他想去，但是他不能去，因为有你。可我和你们不得不辞行。凯蒂，事实是谢尔曼将军选中了泰威斯和我，而且泰威斯是首选。我没告诉他这一点，我不想让他当着你的面违心地拒绝这件事。

“谢尔曼将军也选中了泰威斯？噢，沙姆，他会为此荣誉而感到无比自豪的。”

“我不会告诉他，你也不要告诉他，如果让他违心拒绝，那么对他的伤害就更深了。”

他俩相互换了眼色，空气仿佛都已凝固。此时，泰威斯已走